



老船民的酸甜苦辣(上)

□王羨荣

今年初夏的一天，笔者慕名走访了周口中心城区沙颍河北岸的船民新村。从1955年建村以来，周口的群众便称其为船民新村。现在，这里虽然已经更名为川汇区人和办事处永丰社区，但群众仍然喜欢那

样叫它。船民新村与周口市第二高级中学隔河相望。笔者骑着自行车过大庆路桥向西，走过一所学校，看到堤上有一片茂密树林，林中有许多老人在聊天，还有几位在打麻将。笔者心想，船民新村应该就在这一

带，便下车询问。一位老人微笑着指了指河堤北侧的一片楼房，说：“那里就是船民新村，我们几个都是老船民。”笔者听了很高兴，连声说：“真巧，真巧！”随后，笔者将自行车停放好，便与他们交谈起来。

1. 过去玩船 苦多甜少

在船民眼里，玩船、打鱼和磨豆腐是世上不好干的三件事。那是因为，干这三件事都要起早摸黑，不但吃苦多，而且挣钱少，并且玩船还有危险。

玩船的苦和危险有以下几点：一、一旦刮风下雨，人家往屋里钻，船民却必须往外跑，忙着去盖客人的货物和保护船，因此常常被淋得像一只落汤鸡。二、如果遇到顶风上水（逆水），技工们便要在船两边不停地用篙撑船，纤夫们就要胸佩纤板，拉着纤绳，面朝地、背朝天地沿着堤边的羊肠小道，步履艰难地向前挪动，脊梁在夏天被晒得黝黑。三、在下雪天气行船很难，有时要停泊十天半月，造成生活困难。大雪停后，又上了大冻，封了河，船寸步难行，船民无奈只得下水破冰。那时，船民没有胶靴、胶裤，常常被冰割得

脚烂腿破，鲜血直流。四、遇到涨水过桥危险更大。在熟悉的河道过桥，船民知道哪里水急，哪里水缓，心里有数，可以应对。如果在陌生的地方过桥，船民一旦操作不当，就会家破人亡。笔者在少年时，曾多次目睹涨水后货船过桥时的紧张情景。他们要先将桅杆放倒，以免碰桥，然后全体船工站在船的周围，提心吊胆地看着桥腿，避免碰上。如果离桥腿近了，他们就赶快用篙撑、用手推桥腿，都吓得面如土色。过了桥，才算万事大吉，他们才轻松下来。这种场面，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可以找到。五、意外事故常伴身边。周口刚解放时，船民徐某用小船装满红薯干从周口去界首，途经淮阳豆门时天色已晚，便停泊住下。不料夜间突发大水，因在沉睡中未及时发现，徐某一家三口无一

生还。1955年，周口刚成立船民公社时，左秀英的船从水寨装5吨红薯干去漯河，在周口西停泊时，夜间被漯河的大货船撞破，起来小便时才发现船舱进水，赶快呼喊抢救，才使全家脱险，但红薯干损失过半。过去行船，为了免遭土匪抢劫，一般不在背湾里和小村庄附近停泊，只在大集镇停泊，但也必须上岸拜访绅士和地头蛇，寻求他们的保护。新中国成立前，漯河有一船民，晚上将船停泊在苑寨附近，由于没有拜访地头蛇，半夜几个土匪上船，不由分说将人装进麻袋扔进河中，一人不留，并抢走船和货物。

在旧社会，如果天气晴朗，又是顺风，一人在船后掌舵，其他船民便坐在船头聊天，欣赏两岸风光，这才是船民最惬意的时刻。

2. 桅杆林立 百舸争流

新中国成立前，周口没有柏油路，没有汽车，交通十分不便，大部分货物靠水路运输，因此可以说从明末到清朝，周口是靠沙河、颍河和贾鲁河发展起来的。

笔者生于周口中心城区沙颍河南岸的文化街，后来移居新街，靠近沙颍河，常去河边玩耍，目睹了河滩里的繁荣景象。那里有固定的评书棚，有唱小戏的，说相声的，玩杂技的，卖花生、烧饼、洋烟的，是个名副其实的小娱乐场所。往河里望去，桅杆林立，行船如梭，撑船的吆呵声，码头工人的号子声，悦耳动听。当行船多的时候，一艘挨着一艘，不能行动，就像现在街上堵车一样，很长时间不能“解冻”。届时，有些人过河不用走桥上，可以借助河里紧挨着的船只到彼岸，方便极了。今年87岁的船民赵玉栋讲，那时，每天通过周口的货船有1000多艘，晚上在周口停泊的货船有两三百艘。船民分周口帮、漯河帮和界首帮，大家一同行船，距离很近，有事情时可以互相帮助。当时，等待运输的货物很多，这批货物还未运完，下一批货物又来了。因此，船民的生活一般不成问题，个别船民经营有方，收入挺可观，在岸上置有田地、房产，还有生意。
(未完待续)

